



邱少云

陆 尔 久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熊孔成、陈兆祥
插图：熊孔成

邱 少 云
陆 尔 久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6 3/4 印张 110 千字
197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7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300,000 册 定价 0.38 元



1

再过几天就要过年啦。

从邱家沟往关溅去的石板路上，赶场^①的人来往不断。关溅是四川省桐梁县的一个比较大的镇子，平时赶场人就多，逢到傍年临节就更热闹了。

天阴沉沉的，黄色泥地上、石板铺的路面上，浮着一层湿气。虽然已经是深冬季节了，在这气候温和的四川东部山区应该还有些绿景儿，可是今年整整旱了一年，进了冬季也少见雨雪，麦苗儿黄瘦黄瘦，豌豆也蹲在那儿不发棵儿。展眼向远处望去，山坡上的小春作物在阴暗的天底下，也是没精打采很不景气。唯有山沟里的水田返着亮光，还显得明净些。为新年忙忙碌碌赶场的人们，看着这萧条的景象，哼儿嗨的连声叹气。

① 四川赶集叫赶场。

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走着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子，穿着补丁罗补丁的破兰粗布长衫，一人背上背着两个新箩筐^① (dōu)。大些的一个，闷声不响地低着头，脸上布满着忧愁；小的一个，瞪着一双俊秀的大眼，茫然地看着来往的行人。对孩子们来说，过年该是多么叫人高兴的事啊！可是这两个男孩子脸上没有一点喜色。他们一路上紧闭着咀，谁也不说一句话，只听到两双黑瘦黑瘦的小脚，啪唧啪唧，在石板路上沉重地响着。

“二哥，”在快到家的时候，弟弟轻声说，“箩筐没有人买，换不到米和盐巴，回家吃啥子？”

哥哥还是低着头走路，好象什么也没听见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。

“妈妈把最后几根竹杆都砍了，饿着肚子编了这几个箩筐，趁今天赶场，到镇子上换点米换点盐巴，可是一天里连问都没有人问一声，过年……”弟弟好象说给自己听的，一边说一边抹眼泪。

翻过一道山坡坡，就是邱家沟玉屏村。两个孩子在一间破草屋门前钉住了脚步。这就是他们的家。他们看看背上的箩筐，没有很快走进屋，在门口呆呆地站着。

死一样寂静的草屋里，忽然传出来小弟弟的声音：“妈妈，烧饭吃吧，肚子饿呀。”

“好娃儿不要哭了，”妈妈心疼的轻声安抚说，“等哥哥

① 盛东西的竹器。

买回米来，妈妈给你做白米饭吃。啊……”

“哥哥呀，快回来吧，肚子饿呀……”

站在屋外的大孩子听到弟弟的话音，象被戳了一刀似的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他再也撑持不住，痛苦的叫了一声：

“妈妈！”

就一头扑在门框上呜呜哭了。

“哥哥回来啦！哥哥回来啦！”小弟弟连喊带叫地跳下床，高兴地扑到哥哥身边。

“少云、少全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！”妈妈似乎也高兴了些，说着下了床。可是当她看到两个孩子泪流满面，背上还背着箩筐，就一切都明白了。她心里一阵酸楚，身子晃了晃，又无力地坐在床上了，她噙着眼泪安慰两个孩子说：

“进屋里来吧……好孩子……”

说着，她这才又站起来，把不懂事的弟弟拉到一边，打开锅盖，端出两碗红苕根稀饭，给两个孩子一人一碗。

“吃了吧，你两个一整天啥子也没吃。”

邱少云端起饭碗，迟疑了一下，又放下了。

为了想换点米回来，他领着弟弟少全，天一亮就背着箩筐赶到关滩。这年月，人们连肚子都顾不上，谁还顾得花钱买箩筐！两个一直等到大过午，还是没人来买。眼看场上的人越来越稀少，只得往回赶。一天没吃东西了，两只腿象灌了铅，提也提不动。实在饿得没法，吃了几棵野菜，捧起安溪河水喝了几口，算是充了充饥。现在，他接过妈妈递来

的希饭，多么想吃几口填填肚子啊。可是，当他看到小弟弟饿得那样可怜，知道这两碗希饭是妈妈忍着饿省下来留给他们的，怎么能咽得下去呢？他忙把饭碗递到小弟弟手上。

他怕妈妈看见了难过，随手拿起一个破背篋出了家门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了，山野里雾气蒙蒙。他走上后山坡，觉得眼花腿软，只好坐在坡头上歇歇。苦难的日月，使他这年幼的孩子，早早尝到了人间的辛酸。他望着坡下的破草屋，再望望远处李家地主吸血鬼那一片青砖宅院，激忿、不平，又涌上心头。

听爸爸说，邱家沟在很多年以前是光长草的荒山。有一年，几家姓邱的穷苦老百姓逃荒走到这里，把荒山开垦成田地，搭起草棚，这里才有了人烟。可是过了不几年，住在铜梁县城的吸血鬼李地主，造了张假地契，又给县太爷送了一份厚礼，硬说这荒山是他的，就把穷人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霸占了。开垦土地的人，倒成了受他剥削的佃户。爸爸也是靠租种李地主的几亩地养活全家人的。往年，糠菜菜还能对付过去，今年赶上这么个坏年成，打下来点粮食，交完了地亩税，剩下来一点，叫吸血鬼扫了个净光还不够，他拨拉着算盘珠儿硬说还欠他五担地租。看看日子实在没法过了。爸爸才打发哥哥雇给地主去放牛，他自己去给资本家拉纤。给地主放牛多苦呀，整天挨打受气，哥哥一回家就哭。爸爸去拉纤也有三个多月了。走的时候说能常常捎点钱来家买米，可是到如今连一个铜板也没捎回来。家里没有吃的，妈妈饿得黄瘦黄瘦，小弟弟饿得天天哭……

这日子可怎么办呀！他想着想着，难得没法，攥起小拳头，狠狠砸在自己膝盖上。

“少云！少云——”

坡下传来妈妈焦急的呼唤声。

邱少云使劲揉了揉眼睛，大声应道：

“妈妈，我在这儿哪。”

妈妈来到邱少云跟前，拉住他的手，凄楚地哆嗦着嘴唇说：

“回家去吧，饿着肚子还到哪里去。”

“妈妈，我不饿。趁着天还没黑，我去找点野菜，要不明天吃啥子？”

邱少云苦笑了笑，背起背篋又说：

“妈妈你回屋吧，我一会就转回来啦。”

天黑了，两个弟弟饿着肚子睡下了。邱少云背着一背篋野菜，还有一小捆干树枝回到家。他看到妈妈靠墙坐着流泪，便坐在床边上，轻轻叫了声：

“妈妈。”

妈妈伸出枯瘦的手摸摸他的头，十分心疼。才十来岁的孩子，一天坡上坡下手脚不付，可还是吃不饱肚子，禁不住凄凄楚楚地说：“娃娃，爸爸妈妈没有本事……叫你们几个受苦了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大颗大颗泪珠掉在邱少云的脸上。她怕孩子伤心，使劲忍住这些伤心的事，又说：“明天你再去大伯爷^①家看看，要是还有红苕根再拿点来，能熬到你爹回来就好了。”她把睡着的两个孩子往里挤挤，让邱少云

躺下来。四个人盖一条破棉絮，睡在草铺上。

“邱炳荣回来了吗！”

娘俩刚刚躺下，门外突然有人嚎叫了一声，接着灯光闪了闪，砰的一声，门被踢开了。

“我当都死光了呢！”保长的狗腿子大麻子脸，骂骂咧咧闯进来，让跟来的保丁把灯笼提得高高的，骨碌着两个眼珠子东张西望地乱瞅。

“死了倒安宁，少受这份活罪。”

妈妈一边说，一边坐起来。轻轻拍拍两个小些的孩子，连看也没看他们一眼。

大麻脸瞅着妈妈凶狠地说：“你男人不回来，欠下的地亩捐、壮丁捐啥子时候交？”他斜着眼歪着头盯了一会又说：“彭老爷可吩咐过，今年的捐税一定不准推到明年。你酌量酌量，要是硬顶可没啥子好处。”

妈妈说：“破屋子一眼看透墙，有什么东西你看不见？锅都揭不开，哪还有什么钱交这捐那税的！”

“我只晓得要钱，别的啥子也不管。你要是抗着不给，可别怨我不客气！”大麻脸一边说一边用手里的木棍子咚咚敲着锅盖，把几个孩子都吓醒了。他揭开锅，锅里空空的，瞅瞅屋里，除了乱七八糟的庄稼用具再没有别的，料定今天拿不到什么，又狠狠地说：“告诉你，再限你两天，要一律缴清，要是不缴，抓你东云当壮丁，扒你的屋子顶粮捐。”

① 大伯，四川叫伯爷。

妈妈再也忍耐不住，气忿地说：“我家东云才十三岁，当啥子壮丁？出啥子壮丁税？田里收的都叫你们刮走了，连吃的都没有，缴什么地亩税！”

“去你妈的！少给老子说废话，缴不了就别想过年！”狗腿子骂着，把灯笼一提，一脚踢开脚边的箩筐，气乎乎地走了。

邱少云一直坐在黑影里，一双大眼狠狠盯着窗外那盏鬼火似的灯笼越去越远。他很想说些啥子宽宽妈妈的心。可是一句也说不出。他往妈妈身边靠了靠，心里盼望着爸爸，等爸爸哥哥回来就好啦。

多难熬的冬夜呀！

一天没吃东西，又跑了几十里山路，饥饿，寒冷，疲乏，一齐向邱少云袭来，但一时又睡不着。饥寒交迫的日子象沉重的大石头，无情地压在这年幼的孩子心上。他觉得恨，却说不清最恨的是哪个，他觉得心里充满了仇，也不知道最仇的到底是谁。保长、狗腿子、打哥哥的地主，还有饥饿、寒冷，都在挤压他，压在他身上的仇和恨实在太多了啊！而且，到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？

一早起来，妈妈不在身边了。他跳下地，才见妈妈站在屋子外边的松树下向远处眺望，晨风吹拂着她前额上散乱着的头发。妈妈是在盼望远路的爸爸快快回来啊！妈妈站了一会儿，又坐在田边上弯下腰，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土里。邱少云全身一阵紧张，捐税逼得妈妈走投无路，心里不定多么难过哩，是不是心痛病又犯了？他急忙跑到妈妈身边，轻

声喊着：

“妈妈，你身上不舒服吗？”

妈妈摇摇头，伤心地说：

“苦命的孩子，这，这日子可叫咱们怎么过下去啊！”

“妈妈，等我长大了，好好干活养活你，你不要难过。”

“孩子，你哪里懂得，”妈妈摸摸邱少云的头，哑着嗓子说，“这吃人的世道，长大了也不由你，天底下也没有你走的路啊！”

妈妈的话利箭似的刺激着邱少云的心，他惊疑地看看妈妈，妈妈却倔强地抿抿额发，用手背擦去腮颊上的泪水，从地上爬了起来。邱少云这才看见，大伯爷背着箩筐，移动着沉重的脚步，沿着田埂走来了。他亲热地喊了声伯爷，就连跑带跳地迎上去拉住了伯爷的手。但是，伯爷只点了点头，连看都没敢看一眼妈妈，把箩筐放在地上，就坐在门口的一块石头上了。

妈妈看看伯爷背来的红苕，很不过意地说：

“大哥家里光景也不好过，又送这么些红苕来。咳……等炳荣回来，带回来东西，一定给你送些去过年。”

一听这话，邱炳富全身颤动了一下。他尽力掩饰着心事，沉重地叹口气说：“娃儿们饿着肚子，我心里难受啊。这点东西先吃几天再说吧……”他的话音发抖，再也说不下去，连忙低下头去装烟斗，但是两手哆哆嗦嗦老也装不好。

“临年傍节，财主家整天大鱼大肉，咱们娃娃家，连红苕希饭都吃不上。”妈妈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。盯了盯又说，

“等炳荣回来就好了，在外边跑一冬天，多多少少总得带点啥子回来吧？”

没想到，妈妈的话还没说完，含在大伯爷咀上的烟袋“啪嗒”一声掉到地上了，涌满了眼窝的泪水一串串滴在前襟上。

妈妈吃了一惊，立刻意识到出了什么不幸。她语音颤抖地问道：

“大哥，出了啥子事吗？”

“炳荣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啦？”妈妈的心咚咚跳起来。

“咳！弟妹，我不能不对你说，你得挺住呀……炳荣他，他在龙王沱(tuó)，不明不白掉到河里淹死啦！”

“啊！”

好象晴空一声辟雷，震得眼前一片昏黑。邱少云一下子跌倒在地上了。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只见妈妈也躺在地上，脸色象纸一样白。

“妈妈呀，妈妈！”邱少云大哭着扑在妈妈身上。两个弟弟也从屋里奔出来，摇着妈妈的头，拉着妈妈的手，拚命地叫喊。

“妈妈呀！妈妈呀！……”

孩子们的哭声，象刀子似的剌着大伯爷的心。他连忙扶着邱少云妈妈的头，又把她抱进屋里，叫邱少云揉着她胸口，自己用手巾浸上凉水捂在她额头上。孩子们的哭喊声，把左邻右舍的叔伯婶娘们惊动了来。乡亲们一看邱少云妈

妈直挺挺地躺在那里，慌忙围上来，一边邦着料理抢救，一边焦急地询问邱炳富到底出了什么事。邱炳富这才长叹一声，一字一泪地讲了邱炳荣迁害的经过。

为了一家人不饿肚子，邱炳荣一天到晚背着根绳子拉呀拉呀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安溪河，一气给资本家拉了三个月纤。那是多不容易的三个月啊！冬季河水浅，有的地方分不清上水还是下水，就是下水，也得拖着载满一船纸的木船，喊着嘶哑的号子，哼哼嗨嗨，在河边乱石滩上挣扎着前进。迁到水深流急的上水地方，阻力加大，肩上的绳子往肉里勒呀。三个月，披着风霜，吃着资本家剩下来的残汤剩饭，肩膀磨破了，腿走肿了，好歹盼到新年，满指望能早早带回些工钱，一家人欢欢喜喜过个团元年。哪知道船老板硬是不发工钱。邱炳荣是条硬性汉子，服不下这口气，便对一起拉纤的穷弟兄们说：

“到了安居镇再不发工钱就不拉了。”

“对，不发钱就甩开手不拉！”穷弟兄们异口同音地说。

船到了安居镇，邱炳荣上岸就问管帐先生，啥时候发工钱。

管帐先生阴阳怪气地说：“要发要发，等东家一句话就发。”

“走，问船老板去！”

邱炳荣怒气冲冲向身边的弟兄们挥了一下手，船工们便一齐涌进船老板的家。

那个管帐先生一看事情不妙，连忙溜进里屋把船老板请了出来，搪塞说：“诸位莫急嘛，工钱是少不了大家的。等……等这船纸拉到重庆卖了，就……就发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们现在就要。”

“不发就不拉了。”

听说船工们不拉了，船老板有点发慌，要是真的不拉了，这船纸在年关以前到不了重庆，就赚不到钱，这还了得呀。他的黄眼珠儿转了两转，只得让步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先发两块大洋，等到了重庆回来以后再发齐。要是大家加把力，赶上好行情，多卖了钱还要加分红利呢。诸位看看怎么样呀？”

“不行，”邱炳荣说：“又不是你手头没有钱，干啥子要等到从重庆回来！家里婆娘娃娃饿着肚子等钱用哪！我们等不起。”

“对，不能等。敢情你吃得肥头胖腮，哪知道穷人的艰难！”船工们一连声嚷着。

老板看看船工们不上他的当，只得忍着痛发了三个月的工钱。但是他恨透了领头闹事的邱炳荣，他一边瞅着帐房先生拨拉算盘珠儿，一边暗暗打着鬼主意。

这天黄昏，船到了龙王沱靠了岸。劳累一天的船工们蜷缩在破棉絮里早就睡着了，唯独邱炳荣心事重重睡不下。

他一个人坐在船边上，摸着口袋里的几块银元，遥望着夜色苍茫的远方。水流冲击着船底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船仓里的油灯透过板缝，闪烁着昏黄的光亮。

突然，他身后咚地响了一声，他刚要回转身去看是怎么回事，几个护船的狗腿子猛地扑到他身边，卡住他脖子，捆住他手，咀里塞满了棉花，然后搜走了白天刚到手的血汗钱，就被推进安溪河里了。

凄风苦雨里挣扎了三十多年的邱炳荣，就这么被无情的安溪河水卷走了。

孩子们的哭叫，乡亲们的调治，终于把昏死过去的妈妈唤醒了。她睁开眼模模胡胡看到哭成泪人的孩子们，想起丈夫的惨死，想想撇下这孤儿寡母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，忍不住又号啕大哭。两个小点的孩子看到妈妈哭，也哭着喊叫：“爸爸呀，你怎么不带吃的回来呀！等着你回来过年啊！”

邱少云想到爸爸死得这么惨，两个弟弟叫得这样叫人心酸，他抑制不住满腔的悲痛和激忿，他擦着泪水对伯爷说：

“伯爷，带我到县上，告那个狼心狗肺的船老板！”

“孩子，这事我想过多少遍啦，”伯爷叹着气说：“告什么呀，县太爷的门不是向着穷人开的。”他又安慰妈妈说：“二妹妹不要伤心的狠了，事情已到了这地步，看在娃儿们份上，要保全身子。日子再难过，也要把几个娃娃拉扯大。盼着吧！我不信这天底下就没有穷人的立脚地，总有云开日出的一天。”

乡亲们看娘儿们安稳些了，这才放下心来，有的回家拿来点黄粬，有的拿来点稻米，帮扶着混过年关。

爹的死，对妈妈打击太大了。她做着做着营生，一想起来就哭。才三十来岁的人，头发苍白了。心口痛和头风病相跟着也犯了。心口痛一上来，满床滚着呻唤。但是她怀着要看到云开日出、要拉扯大孩子为丈夫报仇的决心，还要顽强地活下去。她拖着病弱的身子，领着三个孩子泥一把汗一把，挣扎着种那租来的几亩地。到了冬天，地了场光，打下来点粮食交了租、纳了税，剩下点也吃光了，只好拉起棍子领着孩子们逃荒要饭，挖野菜充饥。

可是不幸的遭迂，生活的折磨，使她的病越来越重。渐渐的走路都直不起腰，挪不开步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干着干着活儿，一阵天旋地转晕倒了。等到邱少云发现，跑过来扶她，她已经苏醒过来，扶着邱少云的肩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苦命的孩子……真的到了那一天，撇下你们仨可怎么好……”说得邱少云心里酸酸的。他含着眼泪安慰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的病能医好，就是少吃不穿，也要想法治好！”妈妈苦笑一下，点点头再也没吱声。

为了治好妈妈的病，邱少云见了人就打听药方。他听说野山楂能治妈妈的病，天不亮就上山，照着人家说的样子采来了野山楂；他听说野艾蒿能治好妈妈的病，又踏着露水到处跑，终于采来了野艾蒿。他听说有一种野黄连能治吐血，他翻山越岭，顶着风，冒着雨，一气跑出二十多里，才在一座大山里采了来。他身上淋得精湿，腿上划了几条大口子，他并不在意，捧着野黄连跑回家，一进门就喊：

“妈妈，野黄连找到啦。”

哪想到，进门一看，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又昏倒在床上。他丢下草药，扑到妈妈身边喊了好半天，妈妈脸上才有了活色，咳嗽一声，又吐出大口血。邱少云赶忙找来药罐，一边点上火给妈熬药，一边安慰妈妈：“妈妈，吃了野黄连，你的病准就好啦。”

真是祸不单行啊！恰在这个时候，李地主又大摇大摆地逼债来了。他的屁股后头还跟着两个狗腿子，一个是跑腿管帐的秃丁，另一个是打手崔名贵，外号叫催命鬼，三个家伙进了门，秃丁就冲着邱少云的妈妈气汹汹说：“为你们欠下五担租谷，脚脖子都要跑断啦，今天李老爷也来了，看你缴不缴！”

妈妈使劲支撑着坐起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今年收成不好，田里打下的那点粮食，是你们亲手扫光了的，难道你们忘了？我们一家连口稀饭喝不上，指望娃儿他爹出去拉纤能带回点钱，哪想到，叫老板给活活坑害死了……”妈妈说到这里，已经泪流满面，但是她不乐意在财主跟前痛哭流涕，扯起袄襟擦擦脸，激忿地说：“你们，你们当东家的，也不能逼人太绝啊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吸血鬼恶狠狠用文明棍儿点打着地皮对妈妈说，“邱龙氏，我是来收租的，不是来听你哭穷。你男人死与我什么相干，这该怨你的命！你一家饿肚子就不缴租，叫我吃什么？难道要我也陪着你挨饿？”他把手杖在地上使劲戳着，“既然你男人死了没人种地，又缴不上租，这么办

吧，就别再佃我的田了！欠下的租嘛……”

“欠下的租，没有粮食就用东西顶！”催命鬼一边说，一边满屋搜寻着动手翻弄屋里的东西。

屋子里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可拿，翻着翻着，发现门后拴着一只母鸡，心想，没有别的，捉一只鸡也算没白跑，刚要伸手捉，邱少云跑过来挡住了：

“这是我大伯爷刚送来给妈治病的！”

“你伯爷送来的也得顶租！”催命鬼把邱少云往旁边一推，弯下腰又要去捉。邱少云气坏了，抓起一把菜刀，剁断了拴鸡的绳子，随手往外一轰，老母鸡扑拉开翅子飞出门去，又飞上屋顶。催命鬼拔腿就追，不小心两脚绊在门坎上，砰的一声跌倒在门外摔了个仰脸登。他老羞成怒，从地上爬起来照着邱少云就是一拳，邱少云侧身一闪，没有打着，气得他发疯似的嚎叫：“妈的给我捉，捉不住老子要了你的命！”

邱少云站在远处，怒忿忿地丁着他，大声说，

“就是叫你吃不成！”

妈妈怕邱少云吃了亏，连忙从屋里奔出来，挡住催命鬼说：

“有话跟我说嘛，欺负孩子算啥子本事！”

“去你妈的！”催命鬼抬起右脚，照着妈妈狠狠踢了一下。妈妈躲避不及，眼前一阵昏黑，倒在了地上。李地主连看也不看一眼，提着手杖，领着秃丁走了，催命鬼夹尾狗似的，颠儿颠儿的跟在后头。